

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展望

陶希聖

當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元月之初，若就亞洲與世界變動的方向，試為預測，只可持客觀態度，對世情加以診斷，不可隨意妄作預言以貽誤讀者。

一、攻勢戰的原罪

我首先借用克勞塞維茨「戰爭論」的一句名言，就是「攻勢戰的原罪」。原罪是基督教義的名詞，其意是人類與其生命俱來的罪。攻勢戰的原罪就是說，一般人總以為攻勢戰是較強的作戰方式，殊不知攻勢戰有其原始的弱點。因為攻勢戰如果進行至最高的頂點而未能完成戰果，則攻擊者兩翼暴露，後方脫節，將為防禦者所乘，甚至於一敗塗地。所以攻勢戰是較弱的作戰方式，守勢戰反而較強。

戰爭是用劍的外交。外交是用筆的戰爭。軍事的攻勢戰有其原罪。外交的攻勢戰一樣帶着原始的弱點。這一弱點若是遭受敵人的襲擊，即將有挫折甚至失敗的蓋然性甚至必然性。

二、亞洲太平洋之危局

美國尼克森總統第一任期，開宗明義即向中共試探和談，經過三年的努力，更由羅馬尼亞的希奧塞斯柯與巴基斯坦的亞雅汗的周旋，終於打通了對中共接觸與談判的門徑。尼克森總統這一着棋，無疑是他的外交政策上，冒險進取的攻勢戰。他這一場外交戰進行至北平會談與上海公報，可以算是達到了頂點，是否完成了戰果，還是一言難盡，但是攻勢戰的原罪却顯現出來了。事情是極其明白的。美國的兩翼暴露而後方脫節，果為蘇聯所乘機而施行襲擊。最鮮明的一着就是蘇聯與印度結盟，改變了南亞次大陸與印度洋的形勢。

如：

不僅如此，更有一連串的成果源源而來。現在略舉其重大的事象，即(一)關島原則之功過，不必多說。由於美國與中共的接觸與談判而亞洲

自由國家對於關島原則，亦無法寄以信心。這就無異於東北亞與東南亞之兩翼皆暴露於敵人的面前，聽任其各個擊破，而亞洲自由國家亦各有自尋出路之感念與打算。或向中共，或對蘇聯，或者手試探，或進行談判。尤其是美國既標榜「以談判代替對抗」，則亞洲自由國更要叩中共之門以乞討談判為幸事。

(二)自由國家的外交與內政是不可分的兩面。一個自由國家向中共求談判，想建交，則其內部的政黨政派相隨波動。有一日舉行大選，這種波動即將改變其國會的陣容。內政與外交的政策與方向亦相隨改變。最顯著的事例，如菲律賓、大韓民國及泰國，或緊急戒嚴，或修改憲法，以期其穩定政局，應付世變。又如澳洲紐西蘭，則一度大選的結果，左派政黨登臺，便有擺脫太平洋集體安全體系之傾向，至其對東南亞聯防政策有改變的迹象，更無論已。

(三)從印度洋的變局，再事發展，不僅東南亞諸國為之搖擺，即南半球的形勢亦受其波動。這種趨向，尚未見其止境。我曾說過，蘇聯既規取印度洋的控制權，則英語人民的海洋最後防線在南半球。如果美澳紐盟約行將發生問題，這條海洋防線亦難望其穩固，而有望風解體的模樣。

今日美國尚未實際退出亞洲，並且屢次聲明其並無退出亞洲的意向，而亞洲自由國家已呈現如此搖擺不定的狀態。這個問題的重大癥結，還是越戰。美國對於中共的外交攻勢戰，若是達成其假借中共的助力以結束越戰之目的，則自由亞洲尤其東南亞的形勢為之一變。美國雖有所失，尚有所得。如今美國與中共接觸及談判，顯然未見其在越南戰爭與巴黎和談上，有任何助力，徒使自由亞洲陷於暴露與脫節的狀態，而太平洋集體安全體系亦顯示其瓦解的危機。由此可見美國在北平會談與上海公報上，毫無所得，只有所失，而且其所受的損失至為重大，有如上所述。因此，尼克森總統第二任期開端，對於越南戰事與巴黎和談，即採取堅強態度以應付此危疑之局。美軍再度結集海空實力，恢復其對河內海防區域的轟炸，就是這堅強態度的信號。

三、日本的險着與窄路

亞洲太平洋的國際權力結構在劇烈變動之中，亞洲乃至太平洋自由國家內部政黨政派的權力關係亦相隨變動。日本首當其衝。於是田中角榮起來組閣，便採取外交攻勢戰，踏進中共佈置的陣地。同時，日本內部政黨政派的權力結構亦發生變動。日本共產黨與社會黨在國會的議席上，表現了略地攻城之氣勢，使自民黨為之震驚，不得不謀求團結，組黨黨內閣，以維護其政治權力。

日本的外交攻勢戰，所得的戰果何在，尚屬渺茫，而其原始的弱點已經一步一步顯現出來。今略舉其重大者，即如：

(一) 田中政府自稱其採取自主外交的路線，對美、對蘇與對中共，似乎可以左右逢源。實際上，日本今天可走的道路並不寬廣。日本向中共投奔，如果再進一步，則其兩翼暴露與後方脫節的形勢，立刻顯現於敵人的手下。

(二) 所謂兩翼暴露者，具體的說，就是日本之於中華民國，背信毀約，直使亞太自由國家失去其對日本之信心。韓國為其右翼，臺海基地為其左翼，兩翼皆無可恃，則日本自陷於困境。所謂後方脫節者，日本雖投靠中共，依舊不能脫出美國之核子傘以圖安全。倘如日本與中共簽訂「和平協定」，使美日安保條約為之落空，則日本疏遠美國之日，亦即是俯首受中共宰制之時。這就是後方脫節的危局。

(三) 猶有進者，蘇聯對田中與毛周的結納，不免於戒懼之心。一則中共與蘇聯原訂有共同防日的「友好同盟條約」，而今中共竟與日本締交，即無異於撕毀那一張廢紙。二則若是日本的經濟勢力與中共的軍事勢力二者之間，獲得充分的時間，互相結合，則蘇聯將不僅有東顧之憂，如加以美國的干預，更使蘇聯陷入兩面作戰的困境。莫斯科有鑑於日本向大陸急進的政策所加於蘇聯的影響，行將具體化與嚴重化，乃加緊加速向東方增加其陸海兵力。其對田中與毛周結納之戒心，不但見之於政治宣傳，亦且形之於軍事調度。

(四) 日本的擴軍計畫，自當以海軍為重點。美國歡迎日本海軍為其對付蘇聯海軍東向挑戰。中共亦願見日本從此具有防禦蘇聯北太平洋海空勢力的意圖與實力。但若為日本計者，必不至於上這個大當。蘇聯派往遠東的百萬陸軍與其設在北太平洋的海空基地，原非對付日本，而是防制中共。如今中共要送日本上樹，去頂撞蘇聯的海空壓力，那就是說，日本擴軍計畫尚未見其有助於日本的安全，反而招致蘇聯的威脅。果然如此，中共何其巧，日本何其拙？我以為田中雖愚，亦不至於此。

由此可見日本從美蘇之間，尋覓其在經濟上打開中國大陸市場，在政治上挾中共以自重的道路，必將發現這條道路不是愈走愈寬，而是愈走愈窄。

四、歐洲第一？亞洲第一？

美國如果擺脫越南戰爭，尼克森總統第二任期的外交重點將置於歐洲。但是他的第二任期甫告開始，事實已經證明美國依舊無法脫離越南戰場。

東南亞自由國家早已準備着迎接美國退出越南所遺留的政治真空。但是越南果然演出這政治真空之一幕，那就不僅是東南亞的危機，同時亦是印度洋與太平洋兩大海域的危局。縱令美國陸軍退出越南，美國仍然不肯放棄其在東南亞的海空優勢。

英語人民既已喪失其印度洋的控制力，至今又將削弱其南太平洋的最後防線，已如前述。我們可以想見尼克森總統第二任期的一個根本問題，就是聯合歐洲大西洋諸國為海洋權力之保持與擴展而共同努力。若是這一判斷不錯，就可以說，美國今後的外交政策，乍看起來，似乎是歐洲第一，其實是以海洋權力的競爭為第一。

反之，蘇聯顯然以亞洲為其東線外交的重點，並且以此決定其西線外交的動向。最為重要的一着乃在於強化南亞次大陸與印度洋的影響力與控制權。蘇聯從印度洋向西方迂迴，則西歐為其左翼包抄之目標；從印度洋向東方迂迴，則中共為其右翼包抄之箭靶。這就是說，莫斯科的外交路線，雖以亞洲為第一，仍以歐洲為其謀略的最後一環。

再說得明白一些。美國如不能維持其海洋權力，亦即無法保守其在亞洲太平洋的軍事政治地位。蘇聯如不能壓制中共，也就無從保持其在東歐的控制權。

五、世界變動之主流

今日世界變動之主流在於美國與蘇聯兩大核子權力之對抗與談判。我們不取「三角」或「五極關係」的觀點與說法。這種論點徒然混淆這主流的動態與方向。

美蘇雙方對抗的新場面在於太平洋與印度洋兩大海域的實力競爭。美蘇談判則各有其目的。蘇聯之目的在東向爭權於大陸。美國之目的在西向爭權於海洋。蘇聯為此，必求歐洲的和平。美國為此，亦必求亞太自由區域的安定。而歐洲的和平與亞太區域的安定二者皆構成重大壓力。這重大壓力皆落在中共的頭上，表現為蘇聯與中共益形強烈的衝突與圍爭。